

退溪集
十六

~ 16
2327
18



和
2327
卷30-18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三書



答金而精 壬戌

前書有欲來之意謂於遠道難得如計而已及
聞士敬所傳始知公意欲俟滉可否之報然後
決為行止滉前日云云者苦於多言欲與公兩
作避諉之計耳公若不計他虞而來則滉亦何
有固拒之理耶但滉在陶山自春初至夏半道
此六七八三朔則否又九十兩朔以居之若至
臘兩朔畏寒又不可居公來須趁滉在彼時乃

可溪上茅齋有失牽補殆不可居也深衣幅巾
制度不成模樣雖云末世失其制式不至如此
之異恐彼市人惟知取利不知而胡造故也姑
畱置以待他日面論如何

答金而精

韓永叔用薦入仕非競得之比又換得閒地未
知終如何處之耶今年與公無相見之期每以
懸馳知公志尚甚佳但於學問蹊徑殊未有正
當發軔進步處不審年來所得復如何既有其
志須有其實恐不當因循前卻卒無所成而徒

取俗猜也

答金而精癸亥

見正月十九日書知春來動止佳勝良慰阻懷
擬尹事出於慮外幸而得免若使不免則處之
極難執論之言誠合理也且聞閔祭酒警策之
言深荷見愛之厚但吾以垂死老病竊伏田里
寄空名於朝列有何利益而不欲辭耶只緣前
在戊午因陳疏請遞大致踰躐不得已扶曳爲
入都之行且前後懇乞不止數十餘次頓無從
願許罷之望反有狼狽之事以此惶恐自去年

因 召命陳辭後更不敢出意乞辭直欲待物
論之激而劾罷之為幸耳吾之勢難如此宜乎
君之聞此說而未安也春冰之言何必云云此
已非晦默僻處之意何用更求發軔處針病耶
故為君之計不如先以其言也詎為第一義此
劉元城所得於溫公之法如何如何所諭金秀
才說中方寸圖果如君所疑僕答書內亦有數
十語說破其病矣旋覺吾說自未免有病故抹
去之耳非以金說為得也

答金而精

黃錦溪晚嗜此學未究厥志而青年死於道路
痛不可言歸耕之計不知果遂否知公在都下
多上人口舌殊可念也如欲晦嘿僻處莫善於
此計莫樂於此境因安道知有往來京外之意
然則未得為全隱未盡善也而勢有不得已者
此則無如之何然比之恒在喧喧中其患當減
分數也至如不欲赴舉事愚意恐不必如此也
君何不勉做工以副親庭之望而必欲不赴耶
然此亦在君自量而處之他人何能與哉

答金而精

京鄉去就及赴舉等事諭意皆當金龍仁處報書及別幅同封以去傳致為幸其所要坎齋記銘病餘不得依副為愧山野之云雖使有之自有真山野人當之決非蹭蹬廢棄之物所可指擬公何過慮之如此此亦受人譏笑之資幸勿復云鄭右尹處贈詩果有之但滉之贈詩已晚而鄭公又不用吾言今欲追徵其詩復何用耶呵呵別紙錄詩可以傳致相與一笑也

答金而精甲子

滉病餘心力益耗於此一事不得盡意奈何

國本虛位朝野痛心 宗系改正適當其後少
慰輿情其未盡改者後豈無時耶

答金而精

聽松誌銘事使滉有可作之手無出分之礙吾何敢託故強辭於斯人之事哉滉自知甚明重以病廢窮鄉而妄欲擔當此等事則其終有甚難處者向者趙松岡之子千里為來猶不敢應副今聽松之子雖來豈敢獨應之乎須以此意為我善辭至望至望心性等說恐犯他眼以招時謗久闕酬答恨愧

別紙

示喻主敬觀理之功互相妨礙而心與事違以是為未熟之故甚善甚善朱先生謂陳安卿曰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安資深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又謂曰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

今只想像那熟處却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今以此兩條言之到那熟時始可以無妨礙之病然於克復存養之功不能真積力久而欲望到熟處何異不種不耘而望田之有熟乎心先動性先動之說竊恐未然蓋心具此理而能動靜故有性情之名性情非與心相對而為二物也既曰非二物則心之動即性之所以然也性之動即心之所能然也然則何以不可分先後耶心非性無因而為動故不可謂心先動也性非心不能以自動故不可謂性先動也故

孟子論四端處性情皆以心稱之張子云心統性情朱先生亦云動處是心動底是性所謂動底者即心之所以動之故非外心而別有性之動也至如理發氣隨氣發理乘之說是就心中而分理氣言舉一心字而理氣二者兼包在這裏與來喻心對性為言者自不同也

答金而精

來論曰心性雖曰俱動而動之端倪似有先後又引鄙說云云而曰此兩條之意動則心性俱動云耶

詳此數段語意依舊理會心性字不透蓋性非有物只是心中所具之理性具於心而不能自發而自做其主宰運用實在於心以其待心而發故不可謂性先動也以其由性而動故不可謂心先動也且凡言俱者有二物偕併之謂心性既不可以先後分言之則又安有二物而可謂之俱動耶孟子說惻隱是仁之端而中間下一心字以總攝之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此言極分曉無透漏可見心性之不可分先後處故前者鄙說謂心之動即性之所以然也性之動

即心之所能然也非謂俱動即謂心之所能動
實性之所以動云耳須就所以然所能然六字
體認出

來諭曰若以為俱動云則兩條間誨曰然則
何以不可分先後耶與兩條之意大不相合
此條愚之本語記不得然其本意實謂然則何
以云不可分先後耶乃自為設問之辭耳公則
認作何可以不可分先後耶之意看無乃誤乎
來諭又云誨曰理發氣隨氣發理乘之說是
就心中而分理氣言舉一心字而理氣二者

兼包在這裏此心中之心字與一心字之心
字並指方寸云耶心先動之心字與此兩心
字不同耶

心一而已心中之心字與一心字之心心先動
之心安有兩箇三箇心耶且凡言心固皆主方
寸而言然其體其用滿腔子而彌六合真西山
所謂斂之方寸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無窮
當如此活看不可只認一塊血肉之心為心也
故朱子之答黃義剛心不是這一塊之間曰此
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

來諭云就心中而分理氣云則心者理氣之
合名耶朱先生曰心者氣之精爽精爽云者
指兼包在這裏云耶

心者理氣之合此非混說先儒已言之所謂氣
之精爽先生就兼包中而指出知覺運用之妙
言故獨以爲氣之精爽耳

來諭云朱先生言動處是心動底是性動則
心性俱動云耶以二句觀之動之端重在下
句而誨曰動底者即心之所以動之故也如
此則動之時心專主動耶

朱先生語亦非謂心性俱動也正謂動者是心
而之所以動之故是性云耳故愚前日解此句
亦曰動底即心之所以動之故公乃曰如此則
動之時心專主動耶夫所以動者是性則心豈
能專其動耶

來諭云且以性先動之性指理而言心先動
之心字指氣而言則理發氣隨氣發理乘之
說猶是同耶念慮思意皆心之動云則動時
性亦俱動耶心專主動耶

心性既不可分前後矣心先動之心字又豈專

指氣而言乎理發氣隨氣發理乘之說與今所
論心性先後之說所指不同前書已言之不須
更辨其異同矣念慮思意以下所論之誤亦與
論心性先後之說同一誤也能於心性之說得
之則此不待辨而洞然無疑矣

大抵來諭辨詰諸說本欲極致其詳而意緒叢
雜似不曾深思熟玩以造夫融解自得之處而
一看有疑慮設問端又多旁引他說以較同異
古人所謂如谷騰霧反以自晦者頗近之矣混
前書內大意已似說著而所疑如此今雖再告

如右恐未必能信而無疑也若以鄙說為可疑
請就語類第五卷論心性處如答劉履之問心
性之別等條潛心熟玩積以歲月洞見心性名
義脉絡然後却看鄙說或可信取其窺得一斑
處耳又有一說不敢有隱於左右嘗見晦菴先
生答林擇之書論潘端叔恭叔諸人為學之弊
云其間所論操存涵養苦要分別先後已是無
緊要而元禮忽然生出一句心有未嘗放者遂
就此上生出無限枝葉不知今苦苦理會得此
一句有甚緊切日用為已功夫處耶又答書曰

敬以直內為初學之急務誠如所論此事統體
操存不作兩段日用間便覺得力今以此數說
觀之心有未嘗放者之論固謬而無緊要矣至
若操存涵養最為學緊切功夫而先生之戒如
此何耶不以真知實踐為事徒辨論先後之是
務故先生非之況今心先動性先動之說比於
操存涵養功夫其無緊要又甚矣何必苦苦分
先後為此閑爭競耶愚意莫如且當置此微妙
辨論只將敬以直內為日用第一義以驗夫統
體操存不作兩段者為何等意味方始有實用

功處脚跟著地可漸漸進步至於用力之久積
熟昭融而有會於一原之妙則心性動靜之說
不待辨論而嘿喻於心矣如何如何

別紙

謂滉疑定不如窮格此語極令人警省深荷示
及之意但晚學鹵莽非獨疑定不得力窮格亦
未到十分而衰病如此將兩無所成是為嘆恨
耳

答金而精

所示幅紙自叙向來學未得門多過多病深自

鑄責欲相掄治此意甚切但往年已來求而不
得非公之志不篤而然乃混白無所得無以發
公之志而就有成耳今不知轉而他求復為此
無益之行豈非古人所謂身勤而事左非計之
得者耶然若以不敢當而無答則非朋友切磨
之道故僭言之

觀公自誦其過曰學術麤陋心慮躁雜行已顛
倒處事淳妄接物泛忽此五病者正混平昔所
深患而欲矯之者而今乃為公之先發耳公亦
嘗聞朱先生白鹿洞規乎混以為欲治五病在

此一規蓋其為教也本於明倫而以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為窮理之要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
物為篤行之目夫學問思辨而物格知至則理
無不明而學術可造於精微矣修身主於忠信
篤敬而補之以懲窒遷改則行無不篤而心慮
不至於躁雜行已不至於顛倒矣處事以正義
明道接物以行恕反已則篤行又見於事物而
淳妄非所憂泛忽非所慮矣混雖知其如此而
行之不逮今當日夕相與勉焉可乎

所云動輒有過言必有悔亦只在洞規修身目

中前所言處顧吾能力行如何耳抑又聞之何
叔京問於朱先生自謂有躁妄之病曰一言未
終已覺其有過言一事未終已覺其有過行云
云先生答曰所以有此病者殆居敬之功未至
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然耳若使主一
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
則又安有此患哉此則尤對病之藥今當相與
十分策勵也

所云其於視聽言動辭氣容貌上患不能以規
矩繩墨守之而仍指無形影出入無時者欲聞

存之道此問亦甚切矣聞之古人欲存無形
影之心必自其有形影可據守處加工顏曾之
四勿三貴是也故先生答何叔京書曰若顏曾
以下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
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
內外帖然此日用功夫至要約處於此審之則
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
存其心也又答陳明仲書曰洪範五事以思爲
主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爲之法則切
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居後夫

子於四勿不及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解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今亦當以顏曾爲法朱子爲師而期於久遠看如何不可分內外爲兩截事以外爲粗淺易做底以內爲微妙難及底功夫也
定靜安慮以李繼善問答觀之諸公說不無小差蓋緣諸公偶未及見此說而從己意說出故如此然以此自警而不敢輕說義理可也因此而遽必諸公則不可也

前賢訓敬不一蓋冬以所見形容說出耳豈有他哉今公欲做持敬工夫而必欲求對病之藥則是於三先生之說欲揀取其尤切已者行之此則不須如此也譬之治病敬是百病之藥非對一證而下一劑之比何必要求對病之方耶且三先生四條說雖不同朱子嘗曰其實只一般又曰若從一方入三方入處都在這裏真西山亦曰合三先生之言而用力然後內外交相養之道始備但今求下手用功處當以程夫子整齊嚴肅爲先久而不懈則所謂心便一而無

非僻之干者可驗其不我欺矣外嚴肅而中心
一則所謂主一無適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
所謂常惺惺者皆在其中不待各條別做一段
工夫也故朱子之諭楊子直曰持敬不必多言
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
衣冠尊瞻視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
所謂主一自然不待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
一矣其論方耕道等意亦如此蓋相與勉之
主一之一乃不二不雜之一亦專一之一非指
誠而言但能一則誠矣故中庸以一言誠耳誠

字只當訓真實無妄之謂而在造化則為實理
在人則為實心先儒皆有定說今日理之異名
其於誠既非親切分明之語況性者指人物所
受之理亦與誠字所指不同如此牽連來說愈
見紛拏晦蝕竟無到得脫落明快處最講學之
所忌也

心性與四端七情所論大槩得之但性即理也
而理與氣合為心故心性不可分先後說若四
端七情則一主理一主氣相對互說與心性說
自不同不可相合為說前書已辨之今復合說

此則似未喻鄙意所在耳

念慮思志意之辨性理大全諸儒說中詳之惟在沈潛玩味久自見得就其中而約言之陳安卿曰思慮念慮之類皆意之屬此說通矣今若參他書細分之念字韻會訓常思也古字作念蓋逐頃逐刻此心所在謂之念念者以今心爲義也故曰一念俄頃之間曰念念不忘云慮韻會思有所圖曰慮此與對同磨勘之說可通看但思有所圖正訓字義對同磨勘乃就臨事用慮處說亦不可混耳思韻會念也然念不足以

盡思義念淺而思深念疎而思密蓋心省求通之謂亦事物上心之謂也志意朱子曰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亦主張要德地滉謂是五者皆心之爲善惡皆可言之其欲去惡而從善亦在主敬與明理而已今於日用常行處要見五字名理指的如公之不計艱險作此遠遊志也此心隨事發一念要如何爲之意也時時刻刻今頃所在之心念也因而有所圖慮慮也文字義理眇綿尋繹事物酬應新舊省記思也而其中志意思三者尤重

志欲其正大誠確而不變故孔子有志學志道
志仁之訓孟子有尚志持志之教意爲善惡之
幾毫釐之差已陷於坑塹故曾子云必謹其獨
朱子云防意如城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故箕
子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君子有九思夫之
思也夫何遠之有

別紙

心上加人字道字看者只以一箇心言動底動
處等說以心性二字言其所指有一字二字之
不同故其指所發而爲言者亦各有不同又何

必牽合而強同之耶心性先動之兩先字改下
主字似差勝於先字敬貫動靜之說甚善敬而
至於動靜無違則酬酢萬變固可謂無難矣然
亦不可以一槩斷之若必要盡其道非窮理之
至有以察倫明物而兼有其才未易言也況至
於富貴貧賤威武鼎鑊不撓其心者亦須有許
大志氣許大力量可以當之然則平時所學所
養可不勗哉不言窮理而徒守敬字陷於一偏
正是如此

忿疾之意發於羞惡之端固有不可已者然至

於加一忿字便和自家這裏有病了答潘叔度
書循物無違非謂循物之理但言此物則循於
此物之實而無所違耳

別紙

朱子以勿忘勿助之間為敬非以有事之事字
為敬只謂有事於敬者當勿忘而勿助耳所疑
勿忘勿助未免用力未嘗致纖毫之力則是不
用力之極致此雖似然而實不然蓋雖工夫未
熟底人當其真得勿忘勿助而此心洒然呈露
此理自然流行時更有甚纖毫着力處耶況在

成德底其氣象為如何耶故此兩言通上下看
乃可但初學之於兩得處踈而整成德之於兩
得處密而久耳若胡雲峯以勿忘勿助為體道
之自然正與程子舉鳶飛魚躍而與必有事勿
正並稱之意同無可疑者只為公將勿忘勿助
認作初學用力處低看了故反疑胡說之太高
而以為見道之流行其實見道之流行屬知安
得便有箇鳶飛魚躍活潑潑地氣象耶

答金而精

橫城李生不諱地分甚善甚善但既云如此則

原州李君何故却在下耶必是相從問業之故
是則然矣今於此當如何而可學者相聚固不
當屑屑爭校然國俗成習亦不可自我輩而專
廢不知兩李意欲如何須先議定而後乃可相
從若必欲序齒其間恐有難處者故告之去秋
朴公來時不先定不無見恠於人

許草堂問性先動心先動一齋翁答曰心性
與理氣渾是一物而古人為學者或分而言
之或先後言之蓋自本體以論之理先於氣
自用工以論之氣先於理夫宋麟壽李彦迪

之說想必因此而混言使人莫知先後之分
其為學問未免擇焉而不精之病耳以心性
動靜之先後論之外物之來心固先動矣朱
子曰藹然四端隨感而見釋之者曰感者自
外而動於內也見者自內而形於外也蓋感
者心感也見者性發也由此而觀之心先動
明矣古今學者不達此理或謂性先動於心
此必狃於以性發而為情心發而為意為主
而差了云云一齋說竊疑心性與理氣渾是
一物是非之論先儒之說已定不得更贅於

是非叢中也作先段言渾是一物後段言心
先動既曰一物則何者先動乎又言感者心
感也見者性發也似此言之若心性相對而
為二物者也感發之際心固先動而性後發
乎這裏不容其先後字明矣而論論如此感
滋甚焉朱子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處底兩
字上看透體認出可知其然也夫心之所能
動實性之所以動也心非性無以為動不可
謂心先動也性非心不能自動不可謂性先
動也譬以穀種生處便是穀生底却是那裏

面些子先儒論心性動處不過止是而已一
齋深攻宋李之不精而亦未免所引朱說反
異何如

鄙說正是如所論一齋此說比他說稍細然其
不可分先後處他未能見破耳

圭庵云性先發晦齋云性或先發或後發

二公亦恐未見朱子處底兩字之說故欲強分
先後也

自讀大學知規模節目之大且詳但嘗竊疑
之一書之規必有一定之路而曰定靜安慮

曰格致誠正修似有兩段之程未知歸宿之地頃承誨諭李孝述朱子問答之簡而詳之李之問目曰謹按章句以物格知至為知止意誠以下為得所止又或問以定靜安為知之所以得之故孝述竊疑定靜安在物格知至之後意誠以下六事未然之前慮則在意誠以下六事將然之際如此言之則定靜安慮在知止得止之間似皆有可實之處未知可否朱子答曰解中以已有此意矣定靜安是未有事時曾次洒然慮是正與事接處對

格物二字
一本心

同勘合也噫受這說以來沈潛味玩似得其糠粃夫定靜安是格致用力之積久而一朝脫然通透則心之體用光明即格物知至如明鏡止水所謂洒然處乎慮是及其事物之來處之審精而彼此之理無一不合如符莫差所謂對同勘合而意誠以下六事皆可用而得止乎

看得是甚善甚善

大學定靜安格致誠正之說頃承批誨曰看得是甚善而草堂則曰定靜安誠正修是兩

件

以定靜安為誠正修之效東人舊說亦有之非也

章句曰格物者窮至事物之理致知者推極吾之知識也曰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無不到無不盡處是至善之所在理之十分盡頭而所謂定靜安地分知止後節次也知既如是則意可得以實心可得以正身可得以修也矧章句又曰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

皆得所止之序也此處尤為曉然草堂答曰階梯之云須上一層乃上一層是八條目之功夫也節次之云既生一數便有二數三綱領之功效也三綱領是八條目之總會八條目是三綱領之事為也推而論之無不合矣朱子恐以定靜安為終身經歷之次故更以次第相因而見為說以示人云

定靜安是知止能得之間功效次第相因而見者在誠意則知誠意之所止而得意誠三者在中間在正心則知正心之所止而得心正三者

又在其中間其在修齊治平每件皆在其中間
非別有占地分做件事著安可與誠修對舉而
為其效耶所謂節次階梯之分恐皆剩語也
聞道之聞字潛室陳氏以為非謂耳聞乃心
悟也即程子所謂一日融會貫通處私竊妄
料悟道云者乃悟其人倫日用至善之理而
止之乎此物格知至而定靜安之界分意誠
以下將然之際乎伏祝辯誨
所謂聞道當兼知行之功貫天人之理而言來
說墮一邊而陳說亦恐有未盡也

前以許草堂所言善惡皆天理一句仰稟而
誨諭云云以告草堂草堂答曰易曰八卦定
吉凶吉凶生大業於此可見善惡皆出於天
理也陽生陰殺陽淑陰慝天理自然非有作
為也天生聖人設裁成輔相之道扶陽而抑
陰遏惡而揚善使天地位而萬物育焉亦何
莫非天理也云云竊疑此論果得善惡皆天
理之本義乎

吉凶雖類應於善惡然引此以證善惡皆天理
之說殊不貼近不可曉

前稟程子論鳶飛魚躍處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意同活潑潑地今竊臆料必有事焉而勿正者乃指心之存主處鳶飛魚躍方是形容天理流行之妙也而程子所引皆指其實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倚着之意恐違孟子之旨也蓋道之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於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得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略無滯礙云乎若有所事而不爲所累則此理流行云乎

所論似亦見得這些意思不差何故中間有恐違孟子之旨一句乎若違則程子何以云同耶昨者誨諭以活水來來不窮形容心之生生不窮之說夜來思之方塘之中活水源源不息是心之生生不窮云乎天命之流行如此而濂溪先生看庭草意思亦同一般乎伏祝辯誨

示意大槩得之而未盡此詩之意蓋謂方塘一鑑虛明能應光影徘徊萬象無逃以諭人心虛靈不昧寂感無邊應用不窮也因歎其妙而問

方塘何以能如許清澈乎以有從頭活水源源而來故耳以論人心何以能如許神明乎以有降衷至理源源不已故耳若以濂溪庭草意思並言則有不同者濂溪意思自是仁體晦菴此詩兼智之體用

大學大旨人皆言敬字而於經傳無一處著露者何如首章明明德一句為作大旨看何如

大學傳止至善處引文王敬止之說而推言五止之道繼之以切磋琢磨之功豈可謂不言敬

乎況朱子於或問之首明言小學大學皆當以敬為主又於正心章註反覆致意焉然則謂大學大旨在敬恐無不可若明明德雖為大學之大綱領然謂之大綱領則可謂之大旨有所未穩

論李仲虎碣文示金而精

吾未見李風后之為人但以得於傳聞者想見其人能篤學力行往往有絕異驚人之事故其倡率學徒亦能有聳動振作之效衰世豈易得此人哉及後得見其作心性情圖并說詩等其

退溪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二十四
於道學精微處恐未可輕擬也今諸君爲亡師
既經紀其喪事又述其行蹟欲垂示後世義甚
盛也而欲令混有所去取於其間混既未見其
人安知其當否而去取之故姑以所疑處貼標
而還之詩名大振語誇斬人一支語刻害認得
爲已何所不至所以曉人仁體之語於此不合
蠅蚊語與上毀言塞耳意疊自得之趣神化之
妙以語學者不親切反開凌躡之弊其爲學也
至一主於敬乃朱門人述其師學之語今取以
稱之於此李風后有靈其敢當之乎深悼絕學

窮理盡性學必如聖人歎秦漢以下無根本功
夫等語皆似以風后任傳道之責皆恐未安皆
知有是事於天下及非唯大有功於學者及砥
柱中流惟先生而已皆過實之語徐花潭一時
雖間有從學之人謂爲一時師宗亦未當大抵
爲人紀行傳後須勿爲虛張誇逞之語乃真是
其人之事若不問當否惟務贊揚則後世雖有
見之者是別有一般人其實非當幸李風后也
何益之有所貴於中庸之道者天命所當然精
微之極致不容有所加也李風后似有過中爲

高之弊故恐諸所稱許有過當處如何如何且聞此人所以不通仕路由高安正並娶拘於國法而然此意亦當略言不沒其實乃可若不以為然非混所敢知也

別紙

神字所問太支離汗漫叢雜肯繁令人不可爬梳試就其中略言之大抵神之別有三有在天之神在人之神祭祀之神三者雖異其所以為神則同知其異又知其同斯可以語神之道矣然則來諭所說周子動無動靜無靜之神晦菴

五行之神子思神之格思之神孔子無方之神是理乘氣出入之神即所謂在天之神也程子凝神之神張子心神之神晦菴在人為理之神心神安定之神即在人之神二者皆單言神也若精神魂魄之異名皆就人身上指陰陽而對言之陰為精陽為神陽之神為魂陰之神為魄所以不得不異其名也然其實二而一者故可通謂之是神耳至如祭祀之鬼神又就二而一者以往屈來伸者言之故有若聚若散若有若亡之情狀意思要之亦非有二物也故中庸初

說鬼神屬造化中說洋洋如在屬祭祀終以神之一字結之可知非有二也所謂三魂七魄不知所來處雖語類偶引之定是荒唐之說不足辨也恒存不亡者實非恒存雖若散而亡矣其氣之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故致誠以求之則便相感應若初未嘗亡者耳此皆先儒之言勉齋所論亦不外此又如易中神明其德乃狀聖人之德神而明之言聖人之用孟子不可知之神又是聖人妙用不測之名恐不當與上數說者混作一掇看了大凡爲學雖曰以類

而推亦不貴如此徑就杳茫不可知處窺測影象推求異同轉使心路少明多惑須先從義理顯然明白平實處做將去積之之久漸解漸明以馴至於精粗隱顯一時融徹乃佳耳

與金而精乙丑

滉頓首不意凶變先夫人奄違色養承訃驚怛劇深無比緬惟純孝當初誤作遠遊不及終天摧慕號絕倍萬何堪別後惟苦念行途艱險之虞及趙生員李國弼等書告訃繼得金君書崔德秀書始知奔赴得達免有他患其間奉切憂

煎不以言喻日月流邁忽踰歲時哀痛柰何罔
極柰何不審信後氣力何如惟冀強加餐粥俯
從禮制澁疾病所縻末由奔慰悲戀增深謹奉
狀伏惟鑒察不備謹狀

與金而精乙丑

澁數十年進退維谷公所知也冒控辭狀計自
春初而時適多故亦多私掣至四月初六日乃
遣狀封而十二日承聞 國恤之變出於初七
驚恫之餘無望得達幸賴政院與諸相皆謂在
外不知而為之入 啓無妨因此竟蒙 恩命

實天所相感祝欣戴自幸未死之前得遂愚分
之願人之云云固非相悉之辭來喻所云亦非
吾所及也獨念無狀蹤跡既不得已至此而國
厄又如此乃無由奔走末路少效犬馬之力為
可愧死柰何柰何承知兩葬俱藉朋友之助雖
贈非麥舟其義尚在為可歎尚獨此涸轍一無
容力於其間徒增恨慊而已熱濕等證喪中例
多此患雖微不可不十分預慎幸勿以為偶然
而忽之古人居憂讀書修業亦不廢放有何妨
乎但節要書義理浩博淵深實未易讀只在專

心致志研究精深雖有未曉處毋遽舍置時時
紬繹游意玩味久久漸熟自然悟解正欲速不
得也去冬雖日相從實為草草如今儘好溫習
也示索此間本一件八冊附來使送呈但其校
正註釋猶多有未盡處為恨耳所云註釋寫在
曆紙者安道輩傳者不知所在今未得送後日
尋得送之但此釋本為李正郎湛而作正郎處
必有之如有傳借之勢借看亦可別幅所詢妄
意奉答不知合理與否禮經諸書如示姑置矣
廬所人來相從古人亦所不免但亦須審度其

勢惟吾所可堪者則無害不然何可強為之乎

別紙

國有大喪三遷 陵所畿民之困竭可想而所
大可憂者又未可一二數徒為於悒奈何奈何
儒生等疏爭空館固非其時其間有至未安處
九重如天傳聞未可盡信今執傳聞之說而
爭莫大之罪此吾所謂未安者也然季文子之
言曰見有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
雀也諸生之於普雨亦如此故不暇計他而叫
呼如彼又何可深非之耶畿甸旱灾極甚未知

今得兩否深慮深慮

今居山廬朋友及隣里相知賻贈之外或有會不相見者以財遺之或有臨訪致賻者鄉隣無貴賤以菜束物饌或以財見遺者此間辭受實有難處賤者之遺以價償之財則還給尊且丈之遺菜束物饌則用之財則姑受而分諸窮族是否

恐當如是

就礪曾祖始立家法忌墓祭并不得輪行支子孫而宗嫡奉祀者專主設行至父身自曾

祖及亡母并旁親十二位神主一家奉祀而且皆同原當墓祭則各就其墓位而祭之一日之內自朝至晡參祭之人往復彼此氣力困怠專精未至祭饌奠器因怠而或不潔雖曰設祭而猶不祭也除夕前三日則柩位行祭元朝則正位行祭而一年四名日以此推行何如前侍門下適值元朝先生行之如此而考之朱子之說在官者當如此云今考定之只未知四名日皆以此行之乎且家廟窄狹就礪之妻及旁親二位不得入廟而別

藏故時祭不得并設而祭畢後乃祭亦未專
精更擇日行之何如一家一月內再度時祭
未知可否

專主設行近於古禮甚善然朱子亦有支子所
得自主之祭之言疑支子所得祭之祭即今忌
日墓祭之類然則此等祭輪行亦恐無大害義
也如何如何同原許多墓各行祭之弊世多有
此愚意不如掃視墓域後以紙榜合祭於齋舍
無舍即設壇以行之可免瀆弊而神庶享也名
日祭前期而行雖非在官者當日不免有禮俗

往來之煩恐未專精祭祀徇俗行之耳上云除
夕前祔位先行及此云更擇日行之恐皆未安
家禮時祭條妻以下於階下設位

別紙

父在為母期而除除後冠服所宜前者韓永叔
為申啓叔問此事略以鄙意答之公所見知也
然此只據家禮及今士大夫見行之制而言耳
今來示乃引五禮儀士大夫喪制條大祥後白
衣白笠白帶之說因以推之於為母期除後心
喪之服亦欲以白衣冠帶行之此實近於古禮

而可行者然於鄙意恐不當然也按禮編冠素
純既祥之冠詩人亦歎素冠素衣素韞之難見
可知是古之禫服冠衣帶皆用白此五禮儀用
白之所從出也文公家禮禫服皆用黹雖未知
何所祖述然今人禫服依此行之已成習俗黑
笠雖非黹亦其類也其他喪制亦率遵文公禮
何獨於此必舍舉世遵用之家禮而從試古中
廢之時制乎然此則以三年之禫言之矣若以
是移用於為母期喪之禫恐尤有所未安者雜
記日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

而禫鄭玄曰此為父在為母又據檀弓祥而編
是月禫註馬氏之說云云是古人之於此喪止
十五日而除畢矣至家禮大祥章註朱子答或
人則曰今禮凡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
祭皆夫主之由亡者言之故曰夫但小祥夫已
除服大祥之祭夫恐須素服可也是子之期除
後猶以心喪終三年矣由古禮則祥禫盡於期
餘由家禮則祥禫在於再期矣且禮但有為師
心喪無服之說別無為母心喪其服之制又禮
曰父在為母何以期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

教耳之耳
本作而

也由是言之為母申心喪三年恐後王之制家
禮著之而垂世教耳儀禮父必三年而娶達子
之志也唐賈公彥疏有心喪三年之說則恐周
時已有其禮但禮經無文故又疑其出於後王
之制耳今人既遵家禮之教耳為心喪當用家
禮之禫服以循世俗之成例就義裁之中而申
仁愛之情用意宛轉無有不盡之憾矣必若以
是為未足期除之後衣冠反用純白服家禮所
損之禫服損白而用黻跨古禮無服之一期其
於至尊在不敢伸私尊之義何如哉且吾聞之

孔子謂子路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今也人家父兄習熟見聞皆以為禫用黻黑一
朝乃用純白之服以此趨庭進退以之此一箇
期年未知其嚴親之意以為可乎安乎未也若
親意不可不安而子強而行之亦恐未為得禮
也愚故於前所答韓永叔書外不能別有他說
也
三年朝夕上食無燃燭之文未知如何然廢之
未安而貧家蠟燭實難常繼或曰油燈代用無
妨也

國恤卒哭前士大夫於其私家時祭不可行忌
祭墓祭等可行所喻皆合於鄙意來喻又云服
齊衰者忌祭等使輕服者攝行此意亦當但嘗
考古禮國之內喪與國君喪亦有間矣故今茲
服內遇右等祭倣家禮墨纓行奠之例暫借白
衣冠躬自行之才訖返初服第未知知禮者以
爲如何耳墓祭不上墓所只於齋舍內行之
居喪始食鹽醬家禮不食雜記曰功衰食菜果
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註功衰斬
衰齊衰之末服也小註藍田呂氏曰功衰亦卒

哭之喪服問傳曰旣虞卒哭蔬食水飲不食菜
果正與此文合不能食食鹽酪可也者喪大記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蓋人有所不能亦不
能勉也澆竊意古人謹喪禮無所不至故其制
如此然亦不以死傷生故未嘗不示以可生之
道如此章所云與註中所引是也孔子亦曰病
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
子謂之無子聖人之爲戒可謂切至矣然而爲
人子者當創鉅至痛之際率不能自抑或至於
病生殆極猶不知從權卒致不可救之域者比

比有之臣滉每竊伏念當乙巳諒闇時事未嘗不掩抑而投淚又如故友洪君應吉執喪過毀終至滅性曾聞之孝豈謂是哉蓋人之虛實什佰難齊他物姑不論至如鹽醬若一槩立限而令不食人之得全性命者少矣今聞虞卒哭過已久矣尚朝夕啜些少粥飲而已禮許䟽食亦不肯近之其於鹽醬推此可知滉恐至孝四昆季豈皆一一能完實堅強可保其支勝乎萬或一有緣此而貽嚴親之憂不知何以能善其後以合於聖人之至戒乎切願千萬加意俯就

禮制不勝幸甚

答金而精

滉今年舊疾幸不重發又得脫去世縻足以優游畢命只是一向衰耗小小雜病無時不在身比之年前又別是一般昏眩老翁回首平生所學茫然如捕風繫影之無得時復慨念生質本下品於學又不得力如此將無以比數於世俗庸瑣之流也而今見來書所言過越不中至此尤甚讀之未了慙懼交集靡所措躬禮記曰擬人必於其倫公之擬人何其不倫耶紕繆詩文

爲不知者謾相傳播輒爲具眼人識破小則譏罵溢世大則禍患及身如公少有相愛之心見必戒其人而收毀之又當早加鑄責於我俾庶幾圖免於末路今既不然而方且大爲推重之辭云云不足又復云云此盛德者之所不敢當宜乎澁之欲掩耳却走而不聞也因此一事可見公之爲學尚踈見理尚闇處心未中正行已多矯越不獨於澁有患在公亦甚有可憂者來諭廬居無外事讀朱子書爲業此則甚善甚善然既讀其書當學其道何嘗見先生所以處人

處己之間有一毫無實過當之言與事乎先生早承屏山晦木之訓終始佩服畫像贊所謂惟闇然而日章或庶幾乎斯語是也故爲學皆就低平近實處遜志虚心循循做將去及至後來道尊德盛極於高深遠大而所謂低平近實處遜志虚心之意依然故在也故其自任之重雖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而不見有虛夸之迹者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故也今公雖有嚮學之志而學未知方未窺聖賢之藩籬慕善徒切而不知人品之高

下好古太過而不念已學之虛實不獨擬人於
非倫亦且自處於太高聖人不云乎亡而為有
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又曰人而無
恒不可以作巫醫夫虛夸之害必至於此況望
其能修身踐言積德入道以近聖賢之門庭乎
滉之與公相從有年於此非不知公之病處如
此亦嘗累累奉鍼藥不可謂不深切矣年來意
公持服窮山劊鉅痛深之餘得以回頭轉腦靜
嘿思道必有懲艾改革之實矣及見來書大失
所望嗟夫以公立志之堅篤誠能去此病而低

首下心實從事於自邇自卑之學尚綱思晦恥
躬不逮一於朱子之書潛神焉熟讀深思涵泳
踐履勿以疑多而厭煩熟深之久將自通勿以
效遲而輟功熟深之至將自得如是朴實頭做
工夫最好就日用應接處隨時隨事一一點檢
過吾之所為中理不中理中理則加勉不中理
則亟改苟於躬行心得處常存謹畏無慢忽放
過則心不期下而自行不期實而自實言不
期認而自認回視向之所為虛夸之言之事但
覺其為狂為妄必怛然自悔赧然自愧雖勸之

使為自不敢為矣如不以鄙意為然此病不去
此習不改則公之與滉名雖為學反不如不學
之人守分無他非但不如不學之人適得罪於
聖門嬰患於世路非小故也鄙性褊隘不能強
其所不同以為同則必將至於草絕交之書以
相處矣不知公意以為如何滉固知公為我甚
厚望我甚切然而亦知公之誤處病處正在於
為我過厚望我過切而有許多所失我不直言
以責公誰更苦口以拯之乎朱子書曰小仁者
大仁之賊而無面目者乃長久人情也此言深

有味願公反復而深思之幸甚示諭節要書諸
人未知孰為友孰為弟子孰為善學孰為傳道
此則固當求知之滉嘗編考諸書所可考者纔
十之四五而亦多未詳備其未考者或因先
生教誨進退抑揚之間而得其大槩耳禮疑事
報在別紙餘在還使不宣

別紙

前年公來此日問家禮所疑及今所宜行此非
淺陋所及而輒答云云實有未安今復蒙寄疑
問一冊則又非前問之比將家禮喪祭兩門本

朱子之儀參諸儒之說準時制明俗失附以已
意考訂辯論欲得從違可否之宜以至矯弊處
變之道靡不致詳欲令混一一商酌裁定以成
一部禮書意若以是率一世而傳後來嗚呼此
何等重事而吾二人敢爲之哉混固知公之孝
謹誠篤盡心於慎終追遠之事乃以饋奠餘力
讀禮功深有所感發而出此計也其爲計非不
善也而在吾二人分上真莊子所謂太早計者
耳何者自公而言則學未成而名未顯自混而
言則德愈下而識愈懵古所謂大禮與天地同

其序既未窺其本原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又未知其節文而乃相與出位犯分率意妄作
增損乎大賢之成書其能得制作之意而無乖
繆乎駁正乎末世之敝典其能無專僭之謗而
免罪戾乎昔司士賁請襲於床子游曰諾縣子
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夫襲於床禮也
而子游許之子游未爲過也君子猶以不稱禮
而直諾爲汰而譏之矧今援古證今有所去取
改更可易而爲之哉孔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
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

身者也使吾輩遂成此事正犯孔子之至戒不
亦可懼之甚乎大抵公之病不患其不慕善而
患其慕之過不患其不嗜學而患其嗜之急不
患其不好禮而患其好之僻慕善太過故誤以
愚人爲真善嗜學太急故徑以未學爲已學好
禮太僻故必以矯俗爲得禮此三病者實公平
生之大患而今日太早計之所由作也故吾未
嘗不嘉公之志願愛公之爲人而亦未嘗不憂
公之難行於世也不惟公之行世是憂凡公之
所以過相推重者適所以重吾之不德招世之

怒罵則其終未必不歸於載禍以相餉也是故
今茲之事不免苦口以奉曉於左右願公三思
之勿訝勿愠勿謂我老耄而過慮當好事而不
肯爲也所囑既難承來冊當付來使之還兒子
有所閱始留以俟後便奉還

正俗失反古道固君子之事然亦有未可率意
輕作者非但避禍道理有所當然者子曰愚而
好自用賤而好自尊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
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
考文夫聖賢在下而議禮制度考文亦多矣而

聖人之言若此何也雖議制且考其間有不可
一一專輒底道理故云云又有吾從周之語邵
康節曰我爲今人當服今人之服程子深歎其
言之有理聖賢尚如彼愚且賤者當如何耶且
吾聞之大程子曰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
害於義則不可從也此則又爲兩當切至之論
也今公等事事必欲求其反古之道故凡今俗
所爲雖無害於義者必欲異衆而效古如裴彥
忌日行素欲只行當日石灰不用榆水之類是
也在公此病前後亦多有之細思當自知之今

不一一如是所爲無非忤俗軋人之事朋怨衆
謗禍機潛伏何足恠乎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書

答金兩精 丙寅

前日遣書後未知公能曉吾意與否心常不寧
今見來書果似有未相悉者益為未安早知公
欲因此而更無向禮之心且欲相絕於平生吾
何用苦口諄諄累數百言而不止乎鄙意正欲
不相絕而相戒勵改度庶幾成己德而免世患
如斯而已今若公言是吾所為方陳於左右者
不足以相益而適以沮公向善好禮之盛心愧

恨不已然公毋疑我言之太峻切而反躬深思其所以然之故益用力於低平著實地異日當知我意也滉不幸今復不意奉 召命進退維谷近欲扶曳上道病重冒寒不勝憂憫不知行止之終何定也無聊之際對客作書不能一一所不言者當默會耳

答金而精

示諭前書諸說後來追思覺其非是果能覺得甚善甚善今來書辭比之前書之病何啻十去七八雖其間往往猶未免有憤激迫切之餘證

然誠能有味於所舉鄙說數三條之意而以晦菴洗五辛方法治療之積以歲月功夫當有見效也滉以無狀持身失當盜竊虛名正來書所謂偽儒者也而遭時洶洶致誤 聖朝召命之下不敢不應正晦登途百病遽劇再辭不得而反有陞秩之 命狼狽至此雖無病不可進况老病如此安敢冒恥以進乎况既進之後事勢之難有不可勝言如公所憂者乎官舍淹久最又非便不得已今來安東地廣興寺上三辭狀席藁後 命許否未測鬱鬱度日奈何奈何讀

書程課如示得之但周易未易讀之書而傳疑
書前日草本去年與禹景善諸人一再料理過
其間多所更定各謄之本亦或有異同未會
于一而諸人散去今何可徑以寄遠耶况吾不
在家誰當投送耶節要書等無事來到喪祭編
本寫兒令驛吏騰寫未知畢否後日問之餘略
在別紙大抵心事不好言不究心臨紙惻惻惟
冀沈晦珍勸

別紙

父在為母期諸說曾於答去年六月書似頗詳

悉今復有此問何耶以愚所聞周公有此典後
王益以中心喪之制而朱子從之未聞某代有
不降者惟有唐武曌嘗請於高宗欲令天下母
喪同父喪至大明禮遂有同父喪斬衰三年之
制寧可以亂聖典為世教耶 國朝不用明制
最得無二尊不貳斬之義不知今世何等人乃
違聖典與時王之制出禫服而廬衰經耶此必
鄉里自好者徑情直行之為耳公號為知讀書
好古禮反不能無疑於此常若有不足於聖典
而欲從彼人所為之意不亦異乎所謂過時不

祭者應指時祭而言耳

別紙

父在為母降服周公之制得矣而後來又有心喪之制以申孝子之情可謂義之盡仁之至也朱子豈不足於周公之制而欲益之不得益乎今公讀聖賢書粗窺義理之端矣每不足於周公之制似若欲效無知之人出入異服以徑精直行者之為者何耶此理前答已略及之其未之思耶

為父降母服條謹依誨喻行之但圍領玉色

非徒於心未安今當國恤法用純白依此服白乎重服在身當服淡乎

聞之古者君服在身不敢服私服此禮今雖難行既當改私服而值國恤服白之時雖不用家禮之黻而從古禫用白之禮恐不至異常也如何如何

降服者網巾或以淡黑布製之今從否

恐駭俗

遇四時祭日凡筵設享朱子已行今遵否

恐無妨

小祥止朝夕哭則廬墓者或於祥後晨昏上
塚哭臨此亦止乎或云廬墓非禮哭亦無據
然若上塚則情不自已哭臨何害
晨昏哭塚本為非禮况輟乎此而猶為彼乎此
等事君子不貴也

凡題神主職銜字數多則所餘字行書于神
主左邊未知獨於孝子旁題書其右旁何如
職銜餘字書神主左旁懵未前聞此必以神道
尚右以西為上以東為下而然也其為是者得
失亦未可知也大抵此事從前鄙意欲以人左

為是者亦無的確證據可指為朱子所定但目
見家禮及大明會典等諸圖皆書人左故恐人
左為是耳且假令以右為尊以西為上其初面
下端先書孝子名者恐或與今人上 御前單
字政院書狀及諸尊處單狀皆於初面下端先
書職銜姓名之意同然未知其必然於公意若
若未信亦當各從所見為定難以強相同也
外繼祖母繼外姑之服或以國典不載不服
苟如是則曾祖伯叔父以下諸旁親妻皆只
服其初而不服其繼乎

此說甚善能說出禮意有補世教

大祥返魂俗例門外迎奠今以極寒遠程事多有礙欲勿設郊祭直到于家且祥祭姊妹妻皆當參故欲前期一二日奉還何如此於就礪服除者或無妨故敢稟

古不廬墓葬日反哭故無迎奠之事今人率不能免俗留魂山野過三年乃返雖甚無謂然久於外而今返親舊之出郊迎奠亦人情所宜有也且父在為母服期者十三月而祥則宜此日返魂返後居處飲食一依喪禮以終再期而除

凡筵所謂心喪者此也今人又復仍留必至二十五月而後返則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公雖好古禮此等節目皆未免俗而依行獨於郊迎之事不循俗禮如何如何但再期之祭以俗例則行於山依古禮則行於堂與其因循而遂遵俗失寧從權宜而反用古禮則前期一二日奉還以行恐為得之大槩如此其間曲折可否之決在公裁處難以遙度也郊迎堂祭兩項節目或貧家有難兩全者故云難遙度也

題主祝文讀畢懷之之意當哭泣哀遠不卽

焚之故姑以懷藏俟奠畢擯主後焚之耳
愚恐此處禮意精微不可如此淺看了蓋當此
時死者神魂飄忽無依泊祝一人身任招來懷
附於木主之責神依木主則便有與人相際接
之理故讀畢而懷之以見招來懷附與人相際
接之意聖人制禮求神之道孝子愛親思成之
義其盡於是矣

別紙

外繼祖母繼外姑不可不服來說甚當昔有人
爲人後者欲不服本生繼母之服呂子約移書

責之曰子思曰爲伋也妻者爲白也母不爲伋
也妻者不爲白也母今某氏不爲公所生父之
妻乎本文不能詳記大意如此其人愧服而服
之公之說似得子約之意白子思之子其母被
出而死子思此言明白之不當服出母子約引
之明非被出雖繼無不服之理以此推之凡繼
者恐皆然如來說也

答金而精

示喻讀書甚善甚善從前知公嚮道雖切而讀
書之功甚草草爲學多窒礙今能改之加此工

夫豈不大益所論諸條比舊差明白似已有其
驗然此亦貴積久積功期以終身之業乃佳正
不可朝耕而暮獲也但前二幅及今六幅緣此
病困心緒茫茫未及整理而孫行已迫一未修
報愧負不淺然亦非獨病故也想應原諒

答金而精

前後枉詢諸說皆非耗蝕心鑑所能燭裁然若
遂輟無報則無以見相長之益故敢以鄙意逐
段勘訂報去或就來彙尾批寫或畱來彙別紙
寫出草亂不堪看眼昏故也大槩看書說理比

舊稍進更須勉力以副所望入都之後亦須堅
守在山之時靜中加工之意終始不渝庶乎其
不負平生之志也四七理氣之辯尚不能無疑
何耶明彥舊亦疑其說之誤力加排擯近在湖
南寄書來自言子細參究始知其非誤因著總
說後說二篇來其言粹然一出於正乃知人眼
目既高不以先入為主而能超然獨得於昭曠
之原如此又其間指說出混辨語有病處亦中
理皆可尚也

別紙

朝議非所敢指點也其考證禮文亦為詳悉但其解禮之意與去取之決不無可疑其實丘瓊山別有冠別有衰之說為合古禮蓋古人自初喪以至虞卒哭練祥禫皆有受服遞加升數漸殺以至於闋小祥一期之周為一大變殺之節故於首去經而別以加一升練布為冠於身去負版辟領衰而別以加一升布為衰又別以加一升練布為中衣以承衰以其練冠練中衣故謂之練耳非謂并練衰也惟其衰不練故檀弓註云正服不可變耳非謂仍舊衰不別製也此

周極文時喪制如此古今文質因時損益有難以盡從古制者故溫公書儀無受服與練服但以去首經等為之節斯為太儉朱子家禮因書儀雖亦無別製衰服其益之以練服為冠之文正是顧名復古因時酌中之制今五禮儀謂練布為冠所以從文公之制也而成廟之喪以澣衰為非禮只改練冠亦得文公之意竊恐後之處此禮一以文公為法則庶乎其得宜耳其他未敢悉云來喻仍用舊冠亦恐非也

答金而精丁卯

李宏仲來接得問札審知外除平善不任馳想
病漢諸苦安道孫兒相見必能舉其梗槩今雖
減歇病根盤錯於曾臆未得快去往復多端此際
嚴命又降憂憫如何可言若舉國人情並如
別紙所云則拙者之幸為如何哉但在此所聞
諸說與示意大異且自家心中亦極有未敢愬
然者以今次 召旨與前日誤加委重之意不
同辭之益難為說故也茲以恐未免強作一行
為說然反復思之一入都門事之極難處者多
又慮往還之際或值極熱隆寒如何如何以此

計未時定臨事當籌度以處惟照諒此後未知
公常在城中或往來安山曾知在廬時讀書頗
有頭緒若如是不輟久必有得入城後其能用
功如彼時否書不盡意臨紙惘惘

與金而精別紙

閉門堅坐溫習舊業日有新讀義理漸熟如啖
蔗佳境其味無窮樂亦無窮身在韋布多與各
流往來必有後患慎之慎之

答金而精

縣人來獲觀兩君書細示使行等諸事曲折并

奇明彥書深荷念逮之勤且厚也但所云正二月間憲書俱已承見大病餘生心事更違日夜憂惶何暇料理他事以此闕於修報今亦未及愧負愧負滉初蒙例 召猶之可也至再 命下益深恐懼每辭自便有非臣子所敢安者不得不為扶曳登途計將此綿喘觸熱奔遑已無得全之望假而保入厥後難處正如所云此間真有羝羊觸藩之勢不待揲箸而知之柰何柰何韓傅金正何遽作古金必以前病韓以何病令人慘怛無已慘怛無已時甫久臥漳濱亦甚

向慮李林川釋負而去甚好聞明彥已發龍灣之行姑不報書餘不具

答金而精

示事是於君極難處之事恨於京外報聞時不及止之也今欲陳疏自効若當報聞之初為之則稍可既不為矣則或因有除官事而為之亦似為可今若無端當 國恤而陳疏云云尤似不穩當如何如何且今定儀註雖不可曉豈謂士庶今按朱子答余正甫書論國喪云朝廷州縣皆三年燕居許服白絹巾白涼衫白帶選人

小使臣既耐除衰而息巾白涼衫青帶以終喪
庶人吏卒不服紅紫三年以此觀之今之儀註
似爲過當無降等皆行三年乎又不可因此儀
註之未穩而陳疏自明也量處之

答金而精

都中相從四十餘日如一夢中廣津追別黯然
至今去夜發熱無端得汗旋止今午腹中殊不
平且水上寒氣甚可畏然大槩無事而歸致仕
之願雖不得遂護軍差合義分自此可得潛深
伏奧以畢餘生幸甚幸甚餘惟閉門讀書簡交

遊慎談說以副遐懇

答金而精

廣津別後月再圓缺秋懷慘戾有深於恒蒼頭
遠來寄信勤悉又因得見諸友書多甚慰且荷
滉在都病蹟頗危之狀公自知之至廣津終日
對語之時已覺有向蘇之意殊不比在都委篤
之候公亦得知之否自後日漸有異故半途以
後得以復禮至今支保無他賴禹景善平胃煎
實對證之良劑故也爲禹君荷意非常而今又
得此惠藥精佳可以繼禹藥而療養病軀銘佩

何勝銘佩何勝示及欲來固知公意非外作此
語實由中發但時議如彼必不整時而止公若
又來相從非但於滉有害在公尤可怕且凡為
學問只在潛心積功久而不懈自然有得不必
待合堂同席而後為益也王守仁學術嘗略覩
破未知其行止如何又未知其行止相似處的
在何處耶可懼可懼吳公語因他粗聞之宋宰
閔判有何等語閔判最知滉病之深亦以滉為
非耶然則他不知滉病者之紛紛何足恠也無
頭緒者謂不待請而歸耶其言皆甚嘗大抵滉

行止皆未免落在不可之一邊或以為為我或
以為山禽皆中滉病之語也然豈知在滉愚病
之分虛名濫恩前後蹤跡之間有不得不爾者
千且萬耶其詳在與奇明彥書病懣倦甚不得
奉悉於君自可默會也知事得免幸幸朱子書
欲依送上今以 廡衛未下玄宮在家未安來龍
壽寺有日書在溪上兒輩皆不在家未得搜付
來人恨恨後當隨便呈似格物說亦在家且此
本為答鄭子中而作時未示鄭而先寄君亦未
可亦俟後日餘在別幅向寒珍愛萬萬不具

別紙

時甫爲我之說亦何足恠滉一生困於虛名惟以退身爲義如水必東又自以愚拙無經綸之具未嘗敢攘臂妄作於時事其迹一似於爲我時甫見其迹若此心實非之心非而不言是爲相助匿非之黨安得而不言耶但時甫所云勸留之際說此滉未記得而乃流聞於旣歸之後似有相外之意非所望平生執友之間耳且當其勸留時已不知病拙衷曲所在又旣云邪學復欲勸留以進邪說於君上何其謀之不審

耶去秋滉歸後不十日金世憲安舜佐以老病不職罷逐時甫欲使我必留與二人同逐然後爲正學爲忠臣耶異日若見時甫當語此一笑而罷今不能屑屑分踈於筆札間也交遊言論之間昔人所戒在公不無此慮極願知病痛改但當閉戶看書潛心力行何必紛紛況在京城中尤不可如此且秋冬有欲來見之意固所深願然此亦恐致人恠請姑勿勇決徐觀時勢來以後年未晚也

答金而精

春蒼頭來獲書承悉近況佳勝不任欣寫滉以
冬來嶺南寒暖異常病軀將攝尤難前惠八味
元畏其挾熱不敢長服間服之虛勞痰熱等
證伺隙往復惴惴保持方辭前下 召命復蒙
遣官賜教誤加獎寵特異尋常震越窘迫勢不
得不出於觸寒道斃之計旋蒙 上恩有停待
日溫之 旨再生微喘感極涕泣第不知日溫
之後又當如何愛惕深滉若少有分寸精力
可復進而從仕去秋何故不顧萬事顛倒退歸
耶諸公非不知滉情事困迫如此乃復拈出大

為揄揚之辭致令 聖朝有此誤舉使側席求
賢之意終於落虛負罪滉身已矣其奈諸公亦
不免欺天何哉滉常恨諸公見滉落井不一引
手救意謂早晚能出我於井中者奇明彥耳今
則大不然非惟不救更推而深入他尚何望耶
此懷鬱鬱無處告訴聊發於君幸勿播也家兄
抱寃九泉十有八年始蒙昭雪生人悲喜兩極
無涯未知地下如何尤深痛傷感祝之至細諭
諸相語皆滉罪所當甘受惟增愧反而已然若
思得滉歸有甚不得已處則亦可以恕其罪顧

不思耳李二相遺橐監司取去想不久上送矣
南溟與李恒處之如何

別紙

稱號當時據程子論漢王稱號而定不知明彥
舍此當何取而定號耶他有所據則善矣不然
恐不可改也致祭稱號等事非遠外所敢與聞
但以皇字爲皇帝之皇未敢必其爲是也自他
人稱之則可與皇子皇孫之類同議此則皇帝
自稱其本生父母何敢自舉其尊號而加於親
上耶故疑只是美大之義古人尚質此等字通

上下稱之無服之說固無的確可據處只因儀
禮經傳君爲臣服圖及天子諸侯絕旁期不服
圖內推類依古嫂叔無服之禮而云也然此則
澆亦酌度之言何敢必乎略在答明彥書中惟
在明彥博考而定之耳然豈有不止期年之理
朱子語類有問喜怒哀懼愛惡欲是七情論
來亦自性發只是怒自羞惡發出如喜怒哀
欲恰都自惻隱上發朱子曰哀懼是那箇發
看來也只是惻隱發蓋懼亦是怵惕之甚者
但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於四端橫貫

過了今天命圖七情分配四端恐為不可

蒙示深荷

理有表裏精粗云者表與裏精及粗處皆有
理云乎理亦有表裏精粗如氣之粹濁物之
皮骨之類而言乎理本淨潔則表也粗也亦
理之用而所謂費乎指誨幸甚幸甚

表裏精粗前說近是只以雙峯饒氏說深思而
得之可也後說非是

答金而精戊辰

春夏來累承惠書以心迹乖舛無言說可答朋

友故多未奉報今又獲見四月二十一日書辭
意勤悉兼寄山藥丸一器可扶救病身無任感
佩之至混初既有虛名上欺之罪今未見積誠
感天之效誤加除命抵死辭避俞音尚闕近緣
虛憊益甚濕氣侵襲赴 召之計未由勇決復
修一狀遣上日夕惕息以俟還收之 命而已
示諭四五條事真杜少陵所謂憂端齊終南頽
洞不可輟者也奈何奈何然混之所難不可謂
緣此也尤以一身分義有極難堪者故欲堅守
區區本志而天高莫攀人不肯救恐事勢之極

終至披猖也盧公言非吾志此言亦似有不得
不然者吾亦已料之矣就中不應舉事當稟嚴
親之命而處之非他人所能與也但公自不力
做舉業工夫其就試與不就試無甚關事惟恐
并與這邊緊急工夫而廢之則最不可而大可
憂耳示欲來相訪雖願一見洗鬱第時勢有不
便者如何如何不如姑勿遠來俟看時勢稍可
而後圖相見之為善也

疏中所云事非獨公言他亦有言豈公之過耶
南君不須為未安吾跡甚合其言吾得其言深

有警省處為益不少奇大司成屢寄書來未得
修報今承傳寄存問甚愧甚愧

別紙

從祀寒暄一蠹靜菴晦齋事大槩如來喻然莫
大之事儒生等輕易上請已為不可吾等輕易
定取舍判優劣亦豈可易為乎姑置勿論可也

答金而精

夜候如前天高露冷秋思難禁小劄以客煩寫
遲今刻始畢上院未知今及入 啓與否得請
與未又安可預料盆竹鮮翠可愛深荷

與金而精

前云報聞事竟作如何出場耶此亦殊非好消
息不知君何以自處凡人子之養生送死欲極
其情盡其道而已率乃以是得名豈所安乎然
國中以孝登名者未必皆得官是未可預定也
假使有除授恐不當上章乞辭也所以謂不當
者今世大官有辭免只為文具初非實辭亦無
有因辭聽許之例小官則並與例辭而無之如
獨出眾而為之非徒無益於辭職必有好名犯
分之謗有無限不好事不如不為之為愈也况

為親當仕則其辭也非實若不欲仕則微官之
除豈必辭而後不就耶

答金而精 已巳

四宿追隨別於大灘所謂千里送人終成一別
悵想之懷不須云云安道書云八日未暮下抵
東湖何其疾行如是耶滉九日以後風雨作患
濕浮之萌甚可畏不得已出陸於忠州自是無
事得返陶舍可謂粗幸但溪莊疫氣未殄初到
一番人事煩撓心神頗未安定數日來漸入佳
境耳劾論事時情如此亦出於平日相知相愛

之人之口不知此何等意思義理耶殊為訝歎
所謂人或疑之者不知以何為疑耶愚言非可
疑但有所未盡處耳殿事如此猶為小幸他不
能云明彥所詠盆梅絕句和寄明彥他日或可
見也既還回思在彼時之事正如一場春夢之
頗不知當日何以經過耶惟冀深自韜嘿勉暇
看書以義理澆灌心曾庶不至大段作壞了也

答金而精

拙蹤已投山居無復他念省愆追咎日以懍懍
朝事固不當與聞然於領相求退一事深有憂

嘆若終欲不出柰國事何殿事亦不可說也柰
何柰何其他云云豈有如此之言如此之事乎
公之所聞或不端的而然也皆為大憫天變今
始聞之甚駭愕末如之何朝報政目求送甚荷
甚荷餘在兒行不具

山中春事已闌衆綠紛敷景物無時不佳但無
與共之耳宋鄭同坐之言似會人意而病無之
言太不近實為可恠也大抵慎言晦藏為公深
祝

答金而精

連得兩書兼朝報略聞一二感荷憂惋不可勝
諭滉粗遣中不免小小疾恙之往復亦衰喘者
之常事不足為恠就中曾舉十圖中六圖校考
還封送審見招授李明光使依此修改為佳如
此校出同異遠以寄示深幸深幸未來者亦望
如是為懇但今更細看圖之長廣似太大其於
作帖作冊披閱看玩皆未穩便追悔不小然今
已盡刻勢難及改奈何奈何

殿議凡事近日如何而定深以憂前

答金而精

去二十五二十八日兩書踵至承悉侍奉安慶
夙夜效職深慰寄示兩劄及他事尤以荷感寓
兒見困於主隣不得不移以避之復恐吾父子
前後有失於彼輩而然頗以為愧滉衰憊日甚
只以反素安分深有味於杜子美用拙存吾道
幽居近物情之語耳許公如此甚可惜然不以
人言而改圖乃其性也君雖往見何益餘議如
此則他日之事固可慮然亦無如之何蔡君疏
中云云今亦已無及矣不須問某意如何而君
亦不須輕以語人人也示及心統中圖智禮字

位置奇承旨之言果有理但病昏忘記不審下
圖位置作如何耶草本不來於此難以遙度須
以別紙所寫更稟於奇承旨速以示及為望小
印札不合於作辱人言亦當并以告奇令公而
刊去之為佳餘惟珍晦萬重不宣

別紙

因

河圖洛書

學止

先後天圖方位

池

太極圖

陰靜右

陽動左

右九圖書之方位皆以左為陽右為陰是自北
為主而觀者亦由北從主而觀之圖與人無賓
主之分故前後左右東西南北當如此前心統
性情圖倣此而作之故仁左義右之位置如是
分之以此言之智當下而居北禮當上而居南
今乃倒置固當改矣但更思之河洛先後等圖

主明消長循環之理而已太極圖主言命物之道在左陽右陰之交運而無系於南北上下之如何所以如是分方位可也此圖上面是心靜未發之時下面是性發為情之次禮者發用亨嘉之會而反居未發之地智者斂藏機緘之妙而顧處發用之次無乃兩失其當乎故今欲變其位置向背以圖為主在北而觀者為賓在南自賓而向主自南而觀北則圖之上面為北為智下面為南為禮圖之左即觀者之右為東為仁圖之右即觀者之左為西為義此非仁義禮

智本位之有互易由觀者之向背有變而四者位置亦隨變耳然則上智下禮仍前而仁左義右當互換矣又不獨仁義為然虛靈知覺亦當依此互易而下圖之有異於此者一一勘此而依改之乃為得之試以是質之存齋如無異辭即當刊改或有異同即細報來仍須勿遲幸甚此義會於天命圖說已說破矣當作此圖時昏不能致察而有此誤今改此圖則曾進入御屏圖本不可不一體修改惶恐惶恐此亦在奇代言善處曲折并圖議以示十圖形制太大太廣

不便於作帖展玩然今已盡刻應難改作雖恨
奈何况當此多言之際尤為勢難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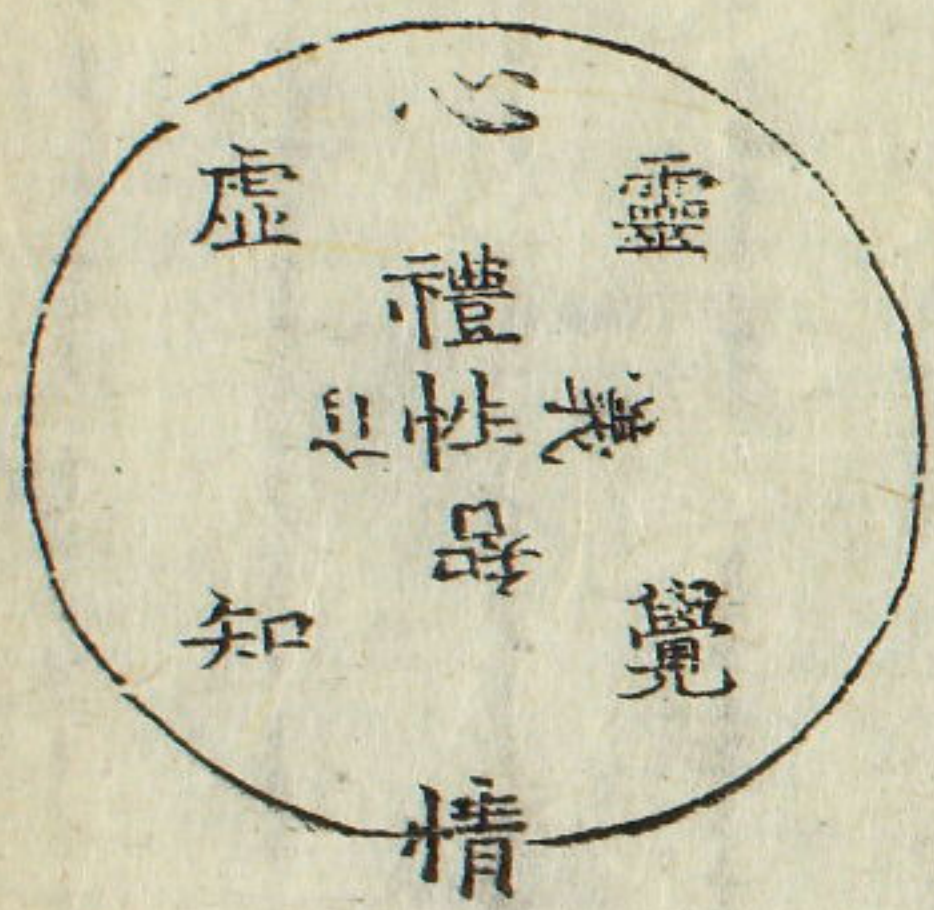
與金而精

心統性情中圖改處之說近修小簡于君令白
竒承旨而改之矣今更細思若如前說則仁義
虛靈知覺六字皆改之下圖四字亦改之殊為
多事非但此也智雖斂藏機緘之妙亦與仁禮
義三者更相發而為四端雖居下而當性發為
情之次亦何不可乎故今當依明彥之說只改
換中圖智禮兩字而已其他皆不改為住前簡

修送于徐敬差崦之行徐君受簡後久留安東
今來見訪于陶山其間更覺前簡之說不必為
然故改作此簡亦付敬差之行諒照其前簡則
不必示明彥亦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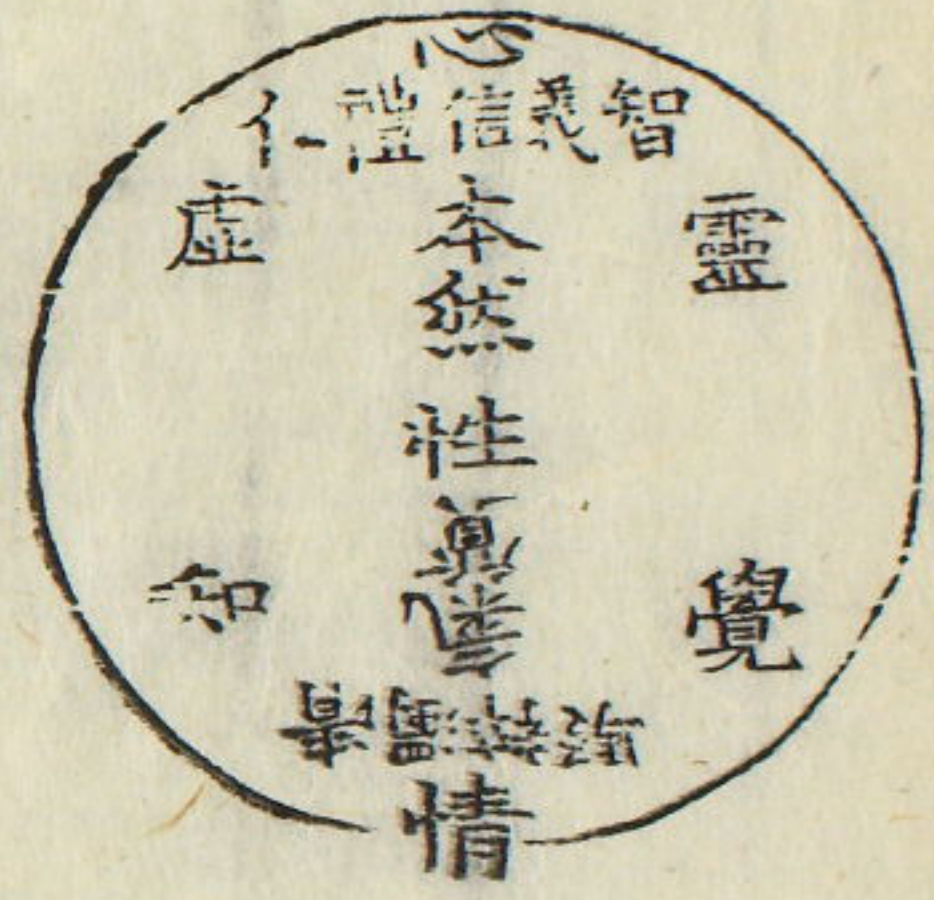
別紙

舊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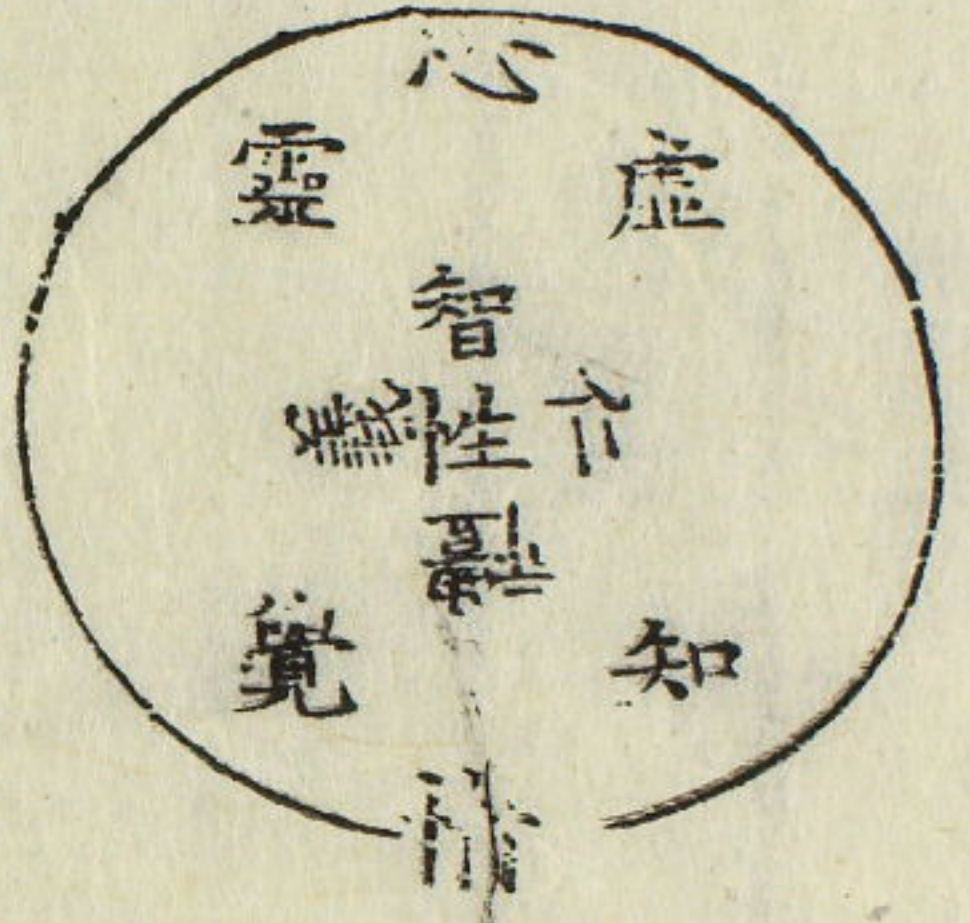


通雅卷三十一

舊下圖



今改中圖



今改下圖



心統性情中下二圖改作說

河圖洛書太極圖皆以人左右為圖左右人自
 北向南而看圖故圖左為陽右為陰理勢宜然
 舊圖向背依此而定固無不可但如此則人與
 圖不分賓主將圖作已心看其於性情上下之

通雅卷三十一

際禮智向背之勢有少未穩不若以圖擬作一
人心此人為主在北向南觀者為賓在南向北
而對看賓之右即主之左是為東為仁賓之左
即主之右是為西為義其上為北為智其下為
南為禮虛靈知覺四字亦視此而左右互易占
書下圖四字及仁智清駁左右之易做此蓋其
實非方位之易由圖與觀者分主賓而有此異
耳然所改止於圈內之方位向背而已其他並
無改動也

答金而精

李觀察伯春傳到惠答書審知近日佳信慰釋
良多但冰司情弊浩劇如許何以堪支然換他
之計未必可遂而徒召毀謗或以成罪未可知
不知忍而過了之為得也混與李生山居累月
近因事入溪上遂以年例有避畱不出矣但恒
雨作災麥荒已甚百穀皆告病民生數數病骨
調養極難羸憊太甚可嘆兒子為主家所辱其
事情果若為然至於懲治固不可為也十圖前
來者已校送于安道矣今來六張內未校者二
張畢校并曾校重來者四張不再校同封還寄

去領取施行但劄子最末一張今尚未來何耶
如是續續往復每至緩退可恨就中人之譏詆
此圖亦何足恠亦何足恨但俟知者知之耳惟
是 聖意或未至於深味實驗之前嘗詆之說
先入終歸於無益補袞之萬一此甚慨恨而已
君若聞人詆毀亦當聞若不聞平心以過之切
勿與之爭辨是非以致益生紛紛也別幅極荷
開龔然不能一一奉答也大抵今此事端終必
不止於此於君亦甚可慮千萬慎嘿遜晦

別紙

奇明彥勇決歸計甚喜甚喜近因柳參判景深
之來寄來碣銘謝狀修送即為傳之若已去國
須尋可信人歸寄送湖南至望至望此人之去
似無速返之期拙者衰病日深恐難於再見思
之至此不覺隕涕

答金兩精

八月十四日書來滿紙縷縷具悉甚慰知以監
刈草亂代人受差入鴨島此大招人謗之本不
知終何如耶計其日期今似可還都下毀謗雖
多我無指摘之事則終自息矣往者盧寡悔一

絕實樂石之言次韻呈納笑覽何如十圖刊畢
卽蒙印出至粧帖寄惠感幸不勝爲喻書院及
趙李處寄本中庸一冊並卽傳致早晚必有謝
書矣其小樣板私刻事雖非大段害事但當此
交象不好之日急急作此事尤恐惹起人指目
恠怒不如姑停以待風色稍定看如何處之之
爲善也聞許太輝寄此圖一件於李伯春監司
將刊行於此道亦以欲改作小樣圖爲辭已囑
伯春而停之矣況跋文本非所急而在混則尤
不可潤色尹文以招人譏笑也 文昭殿事不

至大失大禮已完甚幸且慶他尚何問耶但未
審尊奉事今如何議處然 聖意必不至誤入
恐下自無紛紛之患耳陛辭日對辭政院日記
雖非史草之比然自混而言謄來入眼殊爲未
安又豈可改誤云乎大槩不甚踈漏乃倉卒間
善筆也其冊子恐犯人眼故兒子去時附送爲
意善爲收藏勿示人也至如謗說嶺海之云更
慎毋多談若在微官我伏田野故也不喻江樓
對月見思可知極有佳趣近在山房每夜起見
月色皎然山川如玉亦有望美人兮天一方之

想然此豈易爲人道哉惟冀珍愛李生之還草
草不宣

答金而精庚午

十圖小樣蒙許草示幸甚幸甚默觀時人意嚮
於此等事頓異於前日道內刊刻事似無必成
之意然得新樣小本而善藏之豈無後世之揚
子雲耶故欲得之耳深衣已製否暮春間安道
來時付之爲佳官冗廢學固可慮然乘其少暇
卽尋書冊日以義理澆灌栽培庶幾胸中不至
茅塞爲佳聞陪赦欲來雖有相見之願又恐不

樂者指作非議事適不遂柰何柰何題畫及武
夷叙詩感興詩等送呈其中有要寫銘箴者然
銘箴多少不齊以爲屏書必參差不一此詩八
首皆取六韻者書之旣得整齊其言之端妙警
切又有甚於諸箴銘不知於意云何成君先德
文字極不敢當而彼懇難拒又不可終匿乃以
寄去但近辭朝貴碣文四五家聞此則必大怒
深深恐恐姑慎勿播君須曲囑幸甚幸甚

答金而精

今見安道書知君好在深喜就中小樣十圖

景善遭喪必不得成今因金士純書知君欲作
之其能然耶其中心學圖第七仁說圖第八後
來細思仁說圖當次於心統性情圖居第七心
學圖又次之為第八乃為穩當李校理叔獻書
來亦欲如此相換其言適合吾意今於小樣圖
依此換作但改換七八兩字而已固不難也奇
明彥書問深衣製造與否素所願也製造事傳
白為望歸人立俟不能一一

第七心學圖為八

第八仁說圖為七

細札之存何以有妨於作屏者耶此獨君之意
耶抑諸公皆以為然耶若皆以為然則去之恐
無難也

答金而精

李咸亨奴來得書今又安道等來承書及深衣
幅巾大帶梅竹盆等且見別紙所云山居岑寂
之中殊極慰豁但安道纔到奉化今朝始送書
封等物深衣時未試著亦未詳其制之如何耳
滉衰德日甚每夜口舌焦乾或少飲酒則尤甚
似是胃熱所致慮慮近復上箋乞休致伏想今

已上達未知厥終如何當此多釁之時頻煩請乞極知未安然此非他事之比不容中止要以得請爲期故如是爲之物論必以爲非矣柰何明彥家屬不知已下南否明彥歸後能自適讀書云可喜餘在別幅惟珍晷晦嘿倍萬倍萬

別紙

十圖取恠於人勢亦宜然更不掛人口則爲幸大矣小樣圖旣已作之畢寫送來不妨但韓準氏無乃不肯寫與耶觀其意不樂則千萬勿強囑之爲可星州開刊事吾意不欲爲之今聞金

明一有不好消息不勝驚惶但傳聞未可必信故金士純處不修吊耳如見爲告之兩相呈辭者末略知之然白公之言未知何意耳新奇果如所示但時事如此後生不度時宜遠來相尋此最害事頃者京生四五人相繼而至不得已牢拒其四人則已去其中一人無奴馬姑未推送憫憫之際又聞柳生之來尤憫彼雖妄意欲來公何不力沮止之乃反指導而送之以增我憂罪耶其來必欲拒之但前拒之人皆懷大怨而去云此尤深不好柰何柰何禹景善又遭生

母喪云其然耶趙穆事吾之初意彼以為老親
故辭遠處實職而求近地假職正與程林隱為
親老辭朝職而請其郡博士以歸之意同非如
冗賤之人求校官糊口之類故言之豈料銓曹
意反比於彼類而斥之不聽耶甚悔發言之輕
也今對梅竹宛若見君古云覩物思人其此之
謂歟

答金而精

滉再承 下旨驚懼逾前罔措柰何他無可為
但於祇受書狀內陳乞休致而去不知如何從

當又上箋恐或因發他虞然舍此無他策也燥
煩治藥欲惠二黃元感荷則深但李生國弼又
必欲來他人容有不知我事君與李生最先知
我有此憫也何故彼欲來而君不禁又勸使來
耶來則峻辭還去者已七八人君等豈不聞之
乃更如是欲載禍相餉何耶不勝憂恠旱災此
中亦然民多流殍慘不忍聞亦恐自家同受害
也胡鬻果信則國將如何憫憫奇君取家眷下
去為久退計事當如此而大司成之除可慮然
不來必無他慮况在其任時顯被大臣論啓而

復來就職豈可乎哉得見其書深深慰慰隨後
答書為意

答金而精

李斐彥奴來得奉惠書縷縷具悉因知近有移
告之由然此乃宦途之常事况其司故風必以
陵折人為尚雖文官三四品人猶為不饒其肯
饒各司微官乎吾嘗觀可依之為人似非妄肆
麤暴人也但曾聞貴司下人推還時已與彼司
相忤無乃彼司胥吏輩因事圖報惹起釁端可
依則循故風而為之慎勿見於外為佳滉狼狽

至此然乞致一事不可中止擬欲更上箋草本
已具欲少聞見時論而上之遲遲之際伏承
下旨有調理二字姑以目前緩退為幸而上箋
亦姑停止耳但白公疏言太無意使人駭惑喪
神無地容措柰何柰何大抵今之欲援進我者
無異於落井下石納之罪網之中矣然則鄭子
精揀我之力感幸何極來書謂於我安有如所
憂之事乎此乃不能遠慮之言吾不信也焦乾
證依舊今蒙力圖翻惠對證之藥佩荷萬萬斐
彥欲來已久加以君意如此吾豈不知兩君之

意但時事如彼物論多端其間不相樂者競伺
間隙不知駭機之發在何日何事故每欲閉門
自守以息毀謗後生遠來者率皆懇諭還送何
獨於裴彥不然故前日云云今幸有故且知我
意而停來然如此遠路裹糧送奴亦豈易事此
亦君所當勸止而不止者也具吳鄭三書極荷
留意取送之勤也子精處謝簡為致望望具吳
二君隨後奉答如見為傳之小圖韓公欲書甚
幸其心統圖中下圖改處曾已奉告及見印本
尚未改故金誠一正字如京時改作圖樣及小

說言所以不可不改之意者并一書封付寄呈
金行近當入京須留心依改為佳然謂當改於
小樣圖及君所藏本而已若館本之改已不及
於前日大學圖改之之時今豈可煩數 啓請
追改乎此則今日事勢不可之最大者也既改
小圖內則後日豈無隨宜請改之時乎今則切
不可為也

別紙

從祀事儒生等前日輕發而不得已為不當如
崔聃齡輩似已知其不可輕舉何故今復如此

此事最不可輕者何也一舉而後人若有他議則於其所關非輕故也近看東文選崔孤雲乃全身是佞佛之人濫廁祀列彼其神豈敢受享乎如此則不如初不入之爲有光也今四賢非有如此之累然一時四人從祀恐不免有後議議得之得失不暇云云也晦齋勝靜菴之言亦毋出也其學固優於趙但論其倡道當時樹風後世則靜菴爲優若以李爲優人心不服

與金而精

酷熱水役正煩官况如何混雖得調理之命

未釋擔負日夕憂惶來月間復有新懇恐不得免也就中十圖當改處金誠一持去書及李國弼奴持書已言之今復審見則進圖劄子之子細大皆作字字此雖今俗例作字字其實作子爲是今不可不改也初未詳細以至多有追改至爲未安奈何奈何

答金而精

乞致事所示甚當混亦慮及於此故箋已具草遲疑不敢上矣然何可遂罷來月間又欲上送未知何如憂鬱萬端於公於私所言各異云此

尤可畏之機不知吾之事終何所定乎可恠可
嘆近日眼疾屢發作書甚艱奇大司成書未及
答報李叔鬻書亦然皆俟後便

別紙

幅巾

從朱子大全本傳而製出當額幌子奇明彥
使反向裏而今考本文幌子向外
制度吾所未解今未敢有議於其間且其制殊
似駭俗不可戴且以所云程子冠代之但未知
程冠合制否耳

深衣

依下送畫寸紙據而造指尺以製之若裳不
及踝即衣裳合縫改綴令裳稍長何如幅廣
不準尺故袂加一幅以為袂而反屈及肘為
準

試著數日其長恰然及踝不待改綴而稱身可
知指尺為不虛也

方領

或疑方領無其制魏氏曰衣必有領而後緣
可施信如其說則是有緣而無領矣玉藻所

謂袷二寸者果何物也况家禮本文既有方領又有黑緣其為二物明矣家禮領緣用二寸袷口裳邊用一寸半今不然者考禮記玉藻袷二寸緣廣一寸半不分領與裳袷則皆寸半矣今擬領亦用寸半與裳袷同俾少露領也否則是袷為虛設矣云云奇明彥於深衣領緣專以魏說而製之又裳下際裏面不為緣此得其本義乎家禮本文黑緣領表裏各二寸袷口裳邊表裏各一寸半云者衣裳上下緣用分別之制似乎明白而魏氏謂領

亦用寸半與裳袷同此恐非朱子制法服之本意而少露領之文禮書不出故今制深衣專用家禮而裳下際裏面并為緣耳未知合規與否

魏氏引禮文領亦用寸半俾少露領今詳玉藻果不分領與裳袷則雖用魏說未為不可然今所製乃家禮本文雖不露領固亦無妨矣魏氏所斥或人衣領裁入三寸以為領之說實為無稽別用布一條作領斯為得之裳下際裏面并緣如家禮亦然但家禮大帶下復以五采條約

其相結之處長與紳齊今欲爲此不知條制當何如奇明彥不言其制耶

今考向留時山正深衣別集用丘氏儀節衣六幅裳六幅故左右有襟其綴裳之法全與家禮不同矣滉常疑家禮及大全書深衣圖裳前後各六幅前則以左揜右疊六爲三以當後仍六幅之廣其形制相舛不相應故丘氏之法宜若可用今所裁製不用丘說只依家禮衣身四幅裳十二幅之制其前後廣狹亦不相舛便於著用所以然者其前六幅自分左右在兩旁不以

相揜故也然則衣四裳十二非誤乃作圖者誤爲相揜以應曲袷之說耳

用丘制則宜於曲袷而似嫌於太鑿爲新制今依家禮自爲得體但於曲袷微有未恰耳

別紙

前示欲辭官事鄙意不必辭云云者以上有老親一也微官祿隱古人亦爲之二也所云受辱本其司故風非於公特發之事三也但公只知當官盡職之爲善不顧微官之體難得事事如意剛銳太甚內自諸供外及位田人口等事減

削推奪動輒觸犯其為衆怒羣猜積毀銷骨銜
鋒發毒亦何足恠乎公若慮此而必欲辭退老
親亦知如此而不至堅禁則辭退何害貧不為
親仕古固多有之然其間事勢之當否非他人
遠處所能遙度須十分審處毋輕為後悔也
舉朝論請事會知諸公有此議久矣固至美極
好之意若 聖意洞照而快從何慶如斯但未
知其終如何結未耳公為微官我在遠外何敢
有議於其間徒增悚仰乙巳忠賢玉石俱焚固
為冤痛之甚但尹任凶謀虛實實未分明知之

故削勲之事或稱重難則果有之矣當速削勲
之言未嘗出口彼何以云云耶然此亦但告於
君耳不可傳播於時人也宗親疏觸諱事竟霽
雷霆之威此則 聖德如天可為大平萬歲之
賀矣成聽松碣銘用不用間今當送之人忙成
渾處未及脩書後有使人當送之耳燈下眼昏
書不成字可笑

答金而精

滉未遂休致一日不自安欲復控乞箋文已具
欲付此人而朝中方有大論冒呈極為非便故

姑停憫憫柰何率百官事不知竟如何雖在山
野不勝憂惶之至明彥祭酒之除雖久闕員固
不可上來日久則自有朝廷處置但赴京之
命非他泛除之比請辭似難果若人言不知明
彥何以處之混亦難為之謀也今送答書付其
家傳致為望然書中亦不能決言其上來當否
矣成君先公碣文序末云云處已依其所示改
之今欲送之及觀今來渠書又力言其先志本
無明哲保身之意其不仕也只為多病不出與
世無關而禍患自不及爾云云於是又就銘文

內改鳳飛不下等數句既而反復看讀銘中猶
多帶此一箇意思如所云往在前朝多士生國
一節及一網真鴻濁清淵襲等語皆為成君大
厭之語在所當改而時未得可改之意且愚意
自古高隱之士意思本皆如此若只因病不出
與世無關而可得高隱之名則世之高隱之士
豈鮮得而可貴乎若盡去此等語為平平病不
出之意則又恐先生之蘊不止於此兩端
疑惑不定姑且收藏篋中徐更思之終不能可
改則當請成君更求于他人而用之為計惟照

眼疾艱草不復縷縷

性情圖信無端追書處前所呈太草草故改書而送請勿用前送而用此書之為望心圖信之端疑說柳根不傳今始聞之果似未穩當更思之李咸亨上來乎所云程子說何說耶咸亨時未報來耳多改固無妨但此圖則以已進御屢請改為難故前日云云耳

別紙

鄙人所憂亦豈有辭不得而強起如戊辰之妄出而憂之乎只是為人臣而被受王命昏下

華門一紙辭謝偃仰不赴一度再度猶不可况於往復紛然無有了期天下之未安更有如此者乎君之以過憂責我雖似為當亦出於不思之故也

與金而精

縣邸人齋去書領見否前來書有因公欲來南之意雖甚企望又恐必有去年防啓之事其必以是未遂所願耶可恨柰何近間無來人未聞京信雖間得朝報數幅率皆疎略未知乙巳之爭竟如何耶似聞尚無允許之望而朝論略

無回意其然耶其不然耶慮萬不已奇明彥上
疏辭職顯言其事云此亦似出於不得已也然
自此其勢益分竟作如何結未可憂千端其疏
可得見耶滉寄彼書即人齋去未知傳否如何
若未也須速圖傳是望滉以朝有大爭論上箋
乞休似為非便箋不得上鬱鬱度日日望事畢
而上之為計此中大雨連朔焦餘殘穀腐損殆
盡凶甚於去歲舉有填壑之憂號怨嗷嗷不忍
睹聞柰何流聞 靖陵寢園水入太近其然否
不知何以處之安道奴以亡兒挈歸事進去安

道緣勢難不得自往想又不得無煩於左右之
指揮悲恐填膺無以為喻權德原失祿久於京
艱窘極多於此等小事亦似難了尤深未安餘
懷未悉惟珍重

答金而精

頃又得具直講齋來書備審好在向深欣慰滉
雖無別恙一向衰耗虛劣秋末驟寒調攝甚難
江舍高凜不可居近將龜縮溪莊以為過冬之
計因示喻知獲免重地 天恩罔極罔極聞之
率百官停退後兩司辭職云不知其未如何遙

想今已有了畢之 命假使未畢滉之請休不
可不為故乞致仕箋一道又書狀一道託裴學
正上送其中力陳兼職提調等事不知能上格
天聽與否不勝憂鬱之至所云某與某獨無爭
疏人言固當但彼與我非同議而如此所處之
地時義適然所謂不謀而同也奈何

答金而精

近奉縣人奉來書得審履度康勝深用慰釋朝
爭凡事示及詳悉感荷感荷其勢之難至於此
極憂恐萬端不知拜表時臺諫何以處之無乃

賴此而有結末耶滉上送箋狀今已二十二日
尚未承 命未知何故亦甚慮仰非不知無一
言之未安當時變故罪狀多所未詳身在遠外
未知朝議而妄言上達或與時議不同則友有
所害故不得強為之物論歸咎云奈何奈何詮
聞吳二相歸後乞致仕已蒙 允許然則滉亦
同此例蒙 允而銓曹不坐不以時奉行故致
此遲遲也兒婦患腫久未膿熟尚未針治又聞
孫婦病甚彼此憂念不可勝云衰極昏耗不能
自強於素業金子昂目見而去耳物格無極等

改說草本子昂持去示禹景善於彼取觀則庶
知混不至終迷也明彥處附鄉人歸務安者已
寄改草矣 賜書及耳掩惶感無已聽松碣文
事詳別紙須曲照善圖懇望混非以不用已意
屢欲改之為嫌而請還也為百世名賢而作傳
後之文不得其實而妄為浮誕之語恐得罪於
後之秉筆人是懼千萬毋忽

物格之釋

今因明彥引證理到諸說參考大學或問理雖
散在萬物而實不外一人之心一段見補亡章

或問 小註朱子說而細思之始悟理到之言未
為不可今當從明彥說

無極之釋

此亦鄙釋有見未盡處亦因所示明彥說備考
諸儒說如黃勉齋饒雙峯已說破分明始知混
不深考而費妄說之非近又得李養中書論此
段十分明快當從其說為是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